

【英】大卫·斯图亚特·戴维斯 著
舒丽萍 译

福尔摩斯新传

生死卷 III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冒险故事 全新演绎 / 海外 数次再版

值得每一位福迷入手珍藏

生死卷是千年前的埃及大祭司对女王最后的爱？

抑或是现世者飞跃死亡的坦途？让我们和福尔摩斯一起走进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福尔摩斯新传
生死卷Ⅲ
SHERLOCK
HOLMES

【英】大卫·斯图亚特·戴维斯◎著

舒丽萍◎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新传. 3, 生死卷 / (英)戴维斯著; 舒丽萍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04-5041-9

I . ①福… II . ①戴… ②舒… III .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255 号

福尔摩斯新传3：生死卷

作 者：(英)戴维斯

译 者：舒丽萍

责任编辑：闫 红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网 址：<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70mm × 960mm 1/16

字 数：180千字 印张：13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041-9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序言

我们生活的世界什么样？城市中高楼林立，一辆辆汽车飞驰过身边，只有红绿灯才能按下暂停休息的按钮。在夜晚降临的时候，下班归来的人陆陆续续地打开点灯，整个城市仿佛才刚刚透口气，活了过来。间或有人上网看一些鬼故事、读一篇修仙长生的小说，畅想一下死者阴暗的世界，或长生者虚幻缥缈的世界，以此缓缓身上的压力，放松一下。

无论古今中外，总有一些生活富裕又有空闲的人，为了一些虚妄的念头，请人搞一些沟通死者或者求长生的仪式。这本书中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新故事，就从一个沟通死者灵魂的仪式开始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些事情是完全独立的，不需要也没精力去将它们联系起来。在以演绎推理法闻名全球的福尔摩斯看来，这是无稽之谈。只要细心观察、谨慎思考，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有联系。

在经历了一个装神弄鬼事件后，伦敦警察找到了福尔摩斯——

伦敦博物馆失窃了。福尔摩斯和华生去了一趟博物馆，通过很多警方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发现，这是一起监守自盗的案子——有人买通了博物馆门卫，偷走了藏品，门卫死亡只是盗贼给自己行动的锦上添花。

这次，福尔摩斯和华生遇到了一个非常狡猾、残忍的对手。这似乎预示着，如果二人继续追查这个案子，将面对巨大的风险，随时有可能丧命。

即使前路堪忧，对案件抱着极大热情的福尔摩斯没有放弃，带着华生开始了一段艰险的破案之旅。

此后，戴维斯对情节的处理和人性的把握简直是神来之笔，有些出乎意料，同时又在情理之中。没有到最后的时刻，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还真说不清楚。

看这本书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开始还能静心凝神，随着福尔摩斯和华生掉进一个又一个陷阱，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一直到这本书完全结束。

在书中，最少有三个突如其来的转折，让人感到万分惊险刺激，不禁替身在其中的福尔摩斯和华生捏一把汗。但读过之后，却又畅快淋漓，对福尔摩斯赞叹不已！

目录

- ❖ 序章 001
- ❖ 第一章 督察造访 019
- ❖ 第二章 查尔斯的讲述 029
- ❖ 第三章 犯罪现场 037
- ❖ 第四章 一个意外事件 049
- ❖ 第五章 案情进一步错综复杂 057
- ❖ 第六章 夜间行动 069
- ❖ 第七章 一段乡村插曲 077
- ❖ 第八章 农舍的秘密 089

-  第九章 节外生枝 101
-  第十章 骗子与被骗者 109
-  第十一章 歌洛克·福尔摩斯的解释 123
-  第十二章 探访色达斯 131
-  第十三章 在途中 143
-  第十四章 格里布岛 155
-  第十五章 追捕 167
-  第十六章 最伟大的冒险 183
-  尾声 187

序章

PROLOGUE



命运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创造一系列最初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但事后，人们可以察觉到，某种神秘的联系以巧妙的方式把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联系了起来。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通常不仅非常善于观察，而且还非常善于预测这种联系。事实上，这是他作为侦探需要具备的部分技能。然而，在《生死卷》的故事里，起初，他并没有在一组奇异罕见的事件中看出任何联系，而这些事件把我们卷入了最具挑战性的案件之一。

为了完整地讲述这个故事，我必须提及一系列谋杀与生死卷被盗发生之前大约十二个月期间我记录的笔记。第一个时间点大概是在五月初，也就是福尔摩斯在莱辛巴赫事件之后去国外漫游返回的



那一年。我记得那是一个阴沉沉的星期二，一个会让你觉得你被前几天的阳光欺骗了的日子，春天到底还是没有真正来临。那天下午的大部分时光，我在俱乐部和瑟斯顿打台球。当阴郁的天色正在接近肃穆的夜晚——下午五点，我离开返回贝克街。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烈性的白兰地，算是补偿自己很惨地输给瑟斯顿，然后在壁炉旁坐在了我朋友的对面。福尔摩斯一直在随意地翻看报纸，他突然叹了口气，把报纸扔在一边，以慵懒而漫不经心的口气对我说话。

“今晚愿意陪我吗，华生？”他喃喃地说，眼睛里闪着顽皮的光芒，“我在肯辛顿有一个约会，到时我将与亡灵对话。”

“当然可以，我亲爱的伙计。”我轻松地回答，一边抿着白兰地，一边把双腿伸展到炉火前。

福尔摩斯捕捉到我冷淡的表情，突然发出一阵大笑。“才能！不可否认的才能！”他笑着说道，“好极了，华生。你在培养优秀的掩饰才能。”

“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师。”

他佯装惊喜地扬了扬眉毛。

“不过，”我有针对性地补充道，“更有可能的是，我越来越习惯于你那些不靠谱的话了。”

他不快地微笑，并搓着双手：“不靠谱的话，啧啧，我只说事实的真相。”

“与亡灵对话。”我怀疑地说。

“降神会，我亲爱的老兄。”



“当然，你是在开玩笑。”我说。

“真的没开玩笑。我和尤莱亚·霍克箫在今晚九点半整有个约会，他是降神会的灵媒、千里眼和灵魂向导，他向我保证，他会努力使我和故去的苏菲姑姑对话。我可以带一个朋友同去。”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个苏菲姑姑……福尔摩斯，你的这类事情真让人目不暇接。”

“还是那么机敏，”福尔摩斯笑了，一面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滑出手表，“啊，在出发之前正好有时间洗漱和刮胡子，你愿意去吗？”

一段时间后，当我们坐着马车匆匆地驶过黑暗的伦敦街头时，福尔摩斯对今晚的奇怪造访主动做了一些适当的解释。

“我是要帮我哥哥迈克罗夫特一个忙。他的一位下属——罗伯特·海斯爵士，最近在一次划船事故中失去了儿子。这个男孩是罗伯特先生的掌上明珠，他的死对罗伯特先生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就在他刚刚接受了这个悲剧性损失的时候，这个叫尤莱亚·霍克箫的人物联系到他，并声称他能接收那个男孩的亡灵的消息。”

“真是胡说八道！”

“我也这么觉得，华生。但对一个悲伤的父亲而言，他本能地想抓住这根稻草。人在绝望的时候会忘了逻辑，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希望和梦想。很显然，尤莱亚·霍克箫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流氓……”

“流氓？”

“迈克罗夫特是这么认为的。尤莱亚·霍克箫是那种会巫术的江湖骗子，他用冗繁而难解的木偶剧骗取一些意志薄弱或丧失亲人的钱财。迈克罗夫特关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发展到多远，因为海斯知晓许多政府机密，就纯粹从个人角度出发，我哥哥也希望海斯不应该被进一步误导。”

“你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要揭露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的骗局。”

“怎么做呢？”

“应该是很容易的。根据我的研究，有许多方法可以揭露这些人。华生，这真的是一次非常有启发性的冒险。我一直极其喜欢钻研这一黑暗的主题，我的研究引领我去探索若干门学问，也使用了多样化的渠道，其中包括拜访亚伯拉罕·乔丹教授，他是北美印第安语专家。我现在很清楚的是，为了实现令人信服的揭露，必须要在一个伪君子正在实施他那邪恶不法的行为——像往常一样表演——时让那些不幸的受骗者都在场。”

“罗伯特爵士今晚也在场吗？”

“是的。这些娱乐节目并不排外。贪婪之徒为了获取不义之财，一口气地安排了许多受骗者。顺便说一下，我是安布罗斯·特里劳尼，我亲爱的苏菲姑姑在一年多前刚去世。毫无疑问，今晚我将收到这位亲爱的姑姑的消息。”福尔摩斯在黑暗中窃笑。

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分享福尔摩斯的玩笑。我从来不支持挥



之不去的亡灵能试图与尘世里活着的人交流这一说法，但同时我也很同情，确实也能感同身受那些悲伤的人，他们因失去亲爱的人陷入绝望的深渊，所以把手臂伸到黑暗中寻求安抚和慰藉。福尔摩斯似乎从未考虑过破坏这样的信仰可能会产生的心理伤害。他和这些骗子一样，只关心自己的戏法。我坐在摇摇晃晃的马车里，不禁想到我亲爱的玛丽，真想再次听到她甜美的声音。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穿过了肯辛顿公路。我从马车的窗口向外凝视，看到一处优雅的房子，这时福尔摩斯看出了我的想法。

“是的，这装神弄鬼的业务涉及金钱，华生。霍克箫先生过着富人的生活。”

不一会儿，我们停在一栋英国乔治王朝时代艺术风格的大宅子跟前，房前门柱上的黄铜牌匾上写着“边界集会处”几个字。福尔摩斯支付完出租车费之后，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男仆，令人反感的是，他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西装礼服。他说话的声音刺耳难听，仿佛被禁止使用高于耳语的嗓门说话似的。他接过我们的大衣，带领我们进入“圣所”：这是位于宅子后部的一个阴暗的房间，只有蜡烛照亮。当我们走进房间，一个面容憔悴、约摸五十多岁的银发男子走上前来，抓住了福尔摩斯的手。

“特里劳尼先生。”他以令人不愉快的、过分热情的语气说道。

福尔摩斯严肃地点点头。“晚上好，霍克箫先生。”他吞吞吐吐地回答，说话时微微鞠了一躬。

好戏开始了。



“我很高兴，我的秘书能安排您来我们的会客厅，心灵感应已经建立了一整天，我感觉今天晚上，我们将会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接触。”

“我真的希望如此。”福尔摩斯颤抖着说，面露急切渴望的神情。

霍克箫越过我朋友的肩膀疑惑地瞥了我一眼，我在他那水汪汪的眼球里看到了一种钢铁般的贪婪，让我觉得恶心。“这是……”他问道。

在我有机会回答之前，福尔摩斯已经替我发言：“这是我的仆人哈米什，他是我的忠实伙伴。”

福尔摩斯冲着我甜甜地微笑，并补充说：“但他不怎么说话。”

我尽可能地表现出足够的优雅，朝霍克箫充满认可地点点头，然后瞪了一眼福尔摩斯。他不理会我的眼神，继续热情地满脸堆笑。

“让我向你介绍我的其他……客人。”霍克箫在说出最后两个字之前犹豫了一下，仿佛它们是不太适当的术语，但另一方面，他很清楚如果使用“客户”一词，听起来将显得笨拙，而且似乎以金钱为目的。他转过身，从阴影处向一位仪表堂堂的清瘦男子招手示意，此人有着细茅草般的灰发、整洁的军人胡。

“罗伯特·海斯爵士，这是安布罗斯·特里劳尼先生。”福尔摩斯与他握了握手，这位骑士低下头，只是致以含糊的问候。作为一个卑微的男仆，我被排除在这一轮介绍之外。



“我们对今晚能听到罗伯特爵士的儿子的声音寄予厚望。”霍克箫低声说道，他的脸色变幻不定，充满同情，但眼睛里仍是一片冰冷。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一边平静地说道，一边密切地观察罗伯特爵士。爵士显然因霍克箫的话语感到尴尬，他敏感的面容一度露出痛苦的神色，然后再度回到空洞静止的神情。我听说过关于罗伯特爵士著名的军事和政治生涯，而现在令我感到奇怪，甚至不协调的是，这个勇敢、体面、精明的人竟然也如此轻易地落入像霍克箫这种贪婪生物的魔掌。我想，这就是悲伤使人变得虚弱所致，由此一个人的推理能力也随之转弱。

正在这气氛紧张的对话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停顿时，门开了，一个身穿酒红色礼服的黑发女人急匆匆地走到霍克箫身边：“亲爱的，我们最后的客人已经到了。”

这位灵媒满脸堆笑地转过身，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注视着站在房间门槛上的这位陌生人。他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男子，身材高大，脸部有些肥胖。他穿着一件黑色天鹅绒夹克，颈部扎着一个松散的大蝴蝶结领结，长长的金发散落下来，一直触到了外套的衣领。

“先生们，”霍克箫隆重地介绍道，“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塞巴斯蒂安·梅莫斯先生。”

这个年轻人苍白的脸上扭出一个勉强的微笑，以示问候。我对这位梅莫斯先生早有耳闻。他有花花公子的声誉，还是颓废派作家

奥斯卡·王尔德的崇拜者。他沉溺于各种令人不快的放荡行为，并且已成故事流传在外，甚至有传言称，他已经涉足巫术和其他类似的令人憎恶的事——但这些都是深夜时分台球杆被放回了架子，人们品着雪茄和白兰地时流传的八卦。现在，他那雪白柔软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上去几乎是美丽的，它似乎具有年轻人特有的脆弱和受期望的状态。但是，他那又大又肥厚的嘴唇上挂着的一丝傲慢冷笑却透出了残酷和不屑。

彼此交换了敷衍的问候之后，我和梅莫斯简短地握了握手，我摸到了他手上冰凉慵懶的肉。福尔摩斯往往通过大衣袖口或裤子膝盖盖做判断，而我是通过直觉来判断一个人。尽管对我那崇尚科学的朋友来说，直觉似乎是非理性的，但我知道，我既不喜欢也不信任这位塞巴斯蒂安·梅莫斯先生，而且我还感觉到他身上有一些本质上邪恶的东西。

霍克箫太太把蜡筒放在留声机上，然后，某个我不知道名字的作曲家创作的空灵音乐便轻柔地飘到了空气中。只有一根蜡烛未熄灭，我们被安排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灵媒本人端坐在桌子上首，他那雕刻华丽的黑色椅子的形状很像中世纪的宝座。霍克箫太太坐在他身旁，我挨着她坐，然后依次是罗伯特爵士、福尔摩斯、梅莫斯。

接下来是一分钟的沉默，在此期间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在黑暗中缄默地坐着、期待着。虽然有一束黄色的火苗，我的眼睛也只能看到围坐在桌旁的这些紧张和期待的面孔。最后，沙哑的音乐



消失了，霍克箫太太开始对我们讲话：“先生们，今晚，我丈夫会尝试超越俗世的脆弱边界，联系我们那些离开肉身的亲人们。”她以平淡枯燥的语调，像背诵挽歌一样说出这些话。听着这些无稽之谈，我一直压抑着愤怒。

“我必须强调一下，你们务必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她继续说道，“否则，这次会见将以失败告终，而且会危及我丈夫的生命。”

我抬头瞥了一眼霍克箫，他似乎是睡着了，只见他闭着眼睛，头懒洋洋地垂在胸口。

“现在，请与坐在您两侧的人手牵着手，然后把手放在桌子上。”当我们在沉默中一致地服从时，她停了一下。

“谢谢。现在，灵魂向导正在接收消息，我们必须等待一会儿。”

我坐在摇曳的黑暗中，暗自愤慨这种可笑的情况——无法接受死亡获得最后胜利的那些人是多么可悲！像霍克箫这样为了金钱利用他们弱点的家伙是多么卑鄙！

我们坐在那里待了大约十分钟左右，只听到霍克箫沉重的呼吸声，事实上，我觉得自己眼睑下垂，身体也开始屈服于睡眠，就在那时，黑暗中突然传来鸟鸣声。声音清晰明确，如此接近，我甚至能想象到某个长着羽毛的生物围着桌子飞了一圈，它的翅膀就在我们脸庞附近扑动。伴随声音而来的是一阵明显的寒意，弥漫了整个房间。烛光疯狂地摇曳，在每个人的脸上投下扭曲的阴影，给这个房间带来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人们的脸似乎在莫名其妙地融化、改变和重塑。紧张的气氛和黑暗一起捉弄着我的想象力，其实



这是他们专门设计的场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摇了摇头，以此使自己摆脱这种不愉快和不切实际的意象。最后，鸟鸣声渐渐远去，留声机里的音乐再次响起，整个室内充斥着破锣般的怪异旋律。尽管我们都牵着手，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势必在起作用。

“灵魂向导在发力。”霍克箫太太低声说道，仿佛在回答我刚到嘴边的问题。

在孤零零的蜡烛发出的微弱光芒下，我发觉其他人的面孔都是紧张的，尤其是福尔摩斯，他坚定地凝视着琥珀色照明区域以外的黑暗深处，似乎希望在移动的阴影中看到某些东西——某些有形的东西。他真的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随着一种奇怪的沙沙声，我在烛光下瞥见一个闪光的金属。过了一会儿，沙沙声又来了，然后金属再次出现，盘旋在霍克箫头部上方，似乎是一个黄铜喇叭。它在闪烁不定的烛光中就像一个幻影。

我回头望了一眼福尔摩斯。起初，一丝玩世不恭的笑容浮现在他嘴角，但此刻，他似乎对所看到的東西感到不安。他关切的眼神给我的内心带来不安的音符。难道我一直对这类事情不屑一顾错了吗？死者真的能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沟通？想到这些问题，我的手变得湿冷起来。

喇叭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轻轻地移动到霍克箫的头部上方，然后慢慢地退入黑暗，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

“亡灵准备说话了。”霍克箫太太以一种肃静单调的语气通知大家。